

远山的风

远山的雨

远山的雾

远山

Yuan Shan

马继行·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山/马继行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063 - 6374 - 7

I. ①远…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536 号

远 山

作 者: 马继行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丁 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90 千

印张: 10.5

版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74 - 7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中共平陆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郭淑文

我最早看到作家马继行的作品是他发表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岳风》文学月刊上的中篇小说《多雨的夏天》（现改为《远山的雨》）。这是一部以雨为背景、描写上世纪九十年代北方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尚小说”，小说通过雨灾中钱串、银娃等人物既往及现实的纠葛，展现了农村改革后新的邻里之间的关系，发掘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刚与柔、明与暗、憧憬与失望、解脱与怅惘的多色彩、多层次的性格内容，从而揭示了“一切向钱”看把某些人的精神戕害到了令人震惊的麻木程度这一新的社会问题。

作者在扫描小村多雨的这段生活时，不是就雨而写雨，也不是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矛盾里，而是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受到自然灾害冲击的人们在这特定人生的一刹那间的独特遭遇和感受，把着力点放在人的内心世界动荡变化上，放在他们彼此之间的性格的撞击、情感的交流、心灵的沟通以至关系的衍变上，而在这一特定的人生一刹那间不断地调整和变换视角，集中几个人

的命运和曲折的生活，开掘出人物性格深处蕴藏着的社会现实内容。

小说另一个独到之处就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法教育人。被金钱麻醉的钱串，从银娃、二赖舍身救人、不计旧怨的美德和发现的人生真谛，惶惑、动摇与觉醒了，最终显示出了他的良知。

写雨而超乎于雨，透过生活的表层，挖掘出沉淀在历史深处的现实生活中的发人深思的东西，这就是这部中篇小说的主题。

这部作品获奖后，马继行又在大型刊物《中国文艺》发表了反映十年动乱期间一个封闭、落后的偏远山村，由于缺乏法律与文明而引发一起山村悲剧的《远山的风》。我和不少文学网络读者发表的评论有一样的看法，读了很令人痛心，令人深思。总的感觉是，这个远山的“风”不仅是愚昧无知的山民为沿袭陋习而野蛮、粗暴地闹洞房，而是在邪恶风俗的背后，更能看出远山深处的人们对法治、和谐、文明之风的渴望。

山西是能源大省，煤矿及各种非煤矿居多，开采过程中自然的、人为的事故时有发生，同时在矿业经营中也有一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马继行深入矿山矿区矿井进行采访、了解实情、体验生活，创作并在《火花》文学月刊发表了令人拍案震惊的中篇反腐小说《远山的雾》（获2009'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一等奖”）。“迷雾”中，“欲壑难填”的矿老板、“执法违

法”的公安局长、“玩弄钱权”的大市长，为了钱权交易，制造出矿难人亡、绑架害人、祸殃一方的桩桩迷案。为冲破“迷雾”，身遭绑架的女学生舍身救助被绑架的纪委书记的女儿，肖鹏、钟离英等人民警察勇于同邪恶势力做斗争，新上任的市委书记秘访矿山、力排万难，终于“回转银河朗朗乾坤”。

作者热爱生活，根植于人民，创作积极向上的优秀作品，引导人们走上健康、光明、充满希望的幸福道路，这是新世纪作家的神圣职责，也是作家马继行践行的准则。期望看到作者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是为序。

二〇一二年一月于平陆

目 录

序 / 1

远山的风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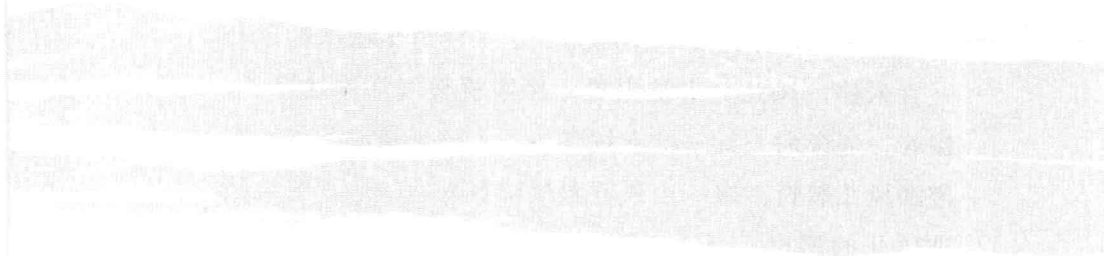
远山的雨 / 21

远山的雾 / 73

后 记 / 151



远 山 的 风





凤儿一夜无眠。看着娘精心地一遍又一遍地为她整理嫁妆那疲倦的身影，望着娘亲手纺出来的线织出来的布做成的十床棉被、十床大单、十床褥子、十套新衣，她心里难过。想着就要离开母亲，就要到那陌生的婆家去生活一辈子，临嫁的头一夜，凤儿就伤心了一夜，那热乎乎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一直散落在枕边。

燕雀在窗外呢喃，天已亮了，从河道里吹来的风却一直未停。凤儿起来洗完脸，伴娘就喜气洋洋地来了，接着，邻舍们一批一批来贺喜，几个孩子挤满了窗户在傻瞧凤儿装扮。娘一边张罗着接待客人，一边不时地挤进凤儿的房里，三遍五遍地叮嘱着，不断用手抹着眼泪。眼前不断地晃动着人影，唯独不见爹的身影。凤儿急了，拧起的长眼睛紧张地在人丛中搜寻。

远远传来鞭炮声，迎亲的唢呐吹红了整个村庄。人们纷纷往门外挤，去争先恐后地瞧新郎。凤儿看不见爹，小巧的鼻尖上沁出汗珠来。一路扭着腰儿过来的媒

婆凑近凤儿唠叨不休起来：“凤儿，从今往后你就要吃香喝辣了，抱个孩子，过着神仙般的光景，可不要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今天你得先给我开个福头，讨个喜封，就五十元的。”说着手已伸进凤儿新嫁衣的衣兜里。

凤儿烦。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她不能恼。她顺手掏出一个昨夜里娘早就为她准备好的红封，眼睛还在紧紧地搜寻爹的身影。

媒婆接过红封嘻嘻哈哈刚一走，凤儿就被娘的低低的叫声扯回了视线。原来是娘递过来两只染红的熟鸡蛋，催着她吃。

“快吃，马上就要起轿了。”

凤儿一把扯住娘的手，急切地问道：“我爹呢？咋不见爹呢！”

“哎呀，都忙昏了，谁顾得上他？准在大门外招呼客人哩！”娘匆匆一句话便又忙着走开了。

时辰到了，掌事的总管在催促着起轿，随着响声不断的鞭炮，唢呐吹进了凤儿的闺房。伴娘搀扶着凤儿就要走，蓦地一个身影扑入凤儿的眼帘：啊，是爹！她兴奋异常，久悬的心终于落下。看着爹拄着拐杖蹒跚地走来的身影，凤儿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她挣脱伴娘的手，迎上去扶着老人，不停地追问，急切中饱含着疑虑和担心。

松柱老汉笑一下，安慰道：“傻闺女，爹忙得倒把这要紧东西忘了。这不，我总算找了一块！”说着，递给凤

儿一件红布裹着的圆物。

“照妖镜？”风儿望着爹轻声猜道。

松柱老汉点点头，依依不舍地用粗糙的大手抚摸一下女儿的头，深切地祝愿道：

“大喜的日子，它会保佑你逢凶化吉，一生平安！”

风儿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心里却像黄河一样波涛翻滚。

爹是一个苦命的人。日寇铁蹄践踏到黄河时，他和娘结了婚，混在逃难的人群中，将娘涂黑了脸，沿着黄河一直向东山逃命。飞机在天空轰炸，炸弹激起河水涌起冲天的水柱，沿岸那舞动着优美枝条的翠柳也一排排被拦腰炸断，枝叶和地上的鲜花一起在迸飞。难民四处惊恐乱逃，飞机上的机枪打死了许多无辜的百姓。一堆尸体将奔跑中的爹绊倒，正在这时，一枚炸弹飞落在不远的草丛中爆炸，飞起的弹片击倒了爹眼前晃动的人群，娘也被冲散了。一直找了一夜，爹才从一个拥挤着四个妇女的沙窝里找到了娘。

解放后，爹和娘辛勤劳动养家糊口，“吃食堂”、“大炼钢铁”，和村里人一样在困难年里苦熬，直到三十岁才生得一女。“龙男凤女”，就取名“风儿”，视为掌上明珠，心头肉似的疼爱着。

风儿十五岁那年，人民公社掀起兴修水利热潮。学校一放秋假，她就随爹娘一起到离家十五里的山里参加

修水库大会战，推土方，抬石头，一双瘦小的肩膀被石杠磨出了血。松柱老汉看得心酸，发誓将来也要和村里人一样，将女儿嫁到一个远离河道、没有修水库任务的山村去，免得女儿一年又一年地受罪。

凤儿也记得那年秋雨绵绵的一天，她和爹在水库下的河道里挖石头，一身泥水的爹不时在咳嗽，消瘦的脸上到处是蚯蚓般蠕动的青筋。河槽里遍地是修水库的人，好不容易抢到一块石头，在装运中，石头从平板车上滚落下来，砸坏了爹的腿。当时爹那一声揪心的惨叫至今还在凤儿的耳边惊起……

一阵鞭炮声将凤儿的记忆拉回。她慌忙擦把眼泪，方才记起今天是她出嫁的日子。在一阵催着起轿的叫嚷声中，凤儿被伴娘和媒婆簇拥着，穿过鞭炮弥漫起的青烟，踩着铺了红布的板凳，爬上了婆家迎亲的拖拉机，在唢呐声中离开了家。

娘一定在门前哭，舍不得、分不开的心在哭。凤儿含泪想回头望一眼娘都不行，她违背不了多少辈人沿袭下来的风俗：“娘不送嫁女，新娘一路不能回头看”，否则有灾难。她只好强忍住。

车轮轧着青草和野花沿着黄河在缕缕的晨风中向东山驰去。苍翠的中条山敞开无边宽大的怀抱，黄河在山崖下翻滚，山鹰在空中盘旋，唢呐吹得满山喜气洋洋，就连树上的小鸟也围在凤儿的头顶欢快地鸣飞。

凤儿想起了山旺。这是一个再老实不过的山民，十分诚实厚道。去年也是这春暖花开的季节，他第一次被媒婆带来相亲，一进门见到秀丽的凤儿，就羞得满脸黑红，气像似被憋在肚子里，连路都不会走了，头竟撞在树上。

“是不是把凤儿姐的杏树撞坏了？哈……”

凤儿的好友云丽追到山旺跟前逗他，调皮地将一束黄亮亮的油菜花插在山旺的头上，小屋里立刻飘散起浓浓的花香。

山旺早已羞臊得将头深深地藏在墙角里，坐在椅子上的身子连同脚上穿的那双针脚纳得十分密实的新鞋一起在颤抖。

第一次来正式相亲，午时三刻必须给岳丈家的祖先上一炷香才能称为女婿。供品一大早就摆好，蜡烛也燃起来了，媒婆在服侍山旺点香。香燃着后，山旺随媒婆的喊声鞠了三次躬，本来就颤抖的手在上香时竟把五炷香全插断在沙碗里。

“哈……”云丽几个坏丫头，一阵哄堂大笑。原来是她捣的鬼——沙碗里有东西藏着。

敬过祖先后开饭了。一桌不太丰盛的菜是娘和邻居王大婶从昨天就忙着准备的。谁也不许偷吃一口，专门是用来招待女婿的。爹开起好几天前让人从县城里买回来的汾雁香酒，先给媒婆敬上，再给山旺面前的酒杯满上。在媒婆三番五次的催促下，山旺两口才喝完那杯酒。

这里定亲叫“吃面”。每个人的面前都盛有一碗溢香诱人的面条。那是凤儿最爱吃的娘擀出来的臊子面，一根根闪亮的富有弹性的“玉带面”。

云丽几个姑娘又在窗户外面偷看，她一准又在饭菜里搞了什么怪名堂。凤儿想。

山旺开始吃面条。一口下去，他的浓眉拧起了一道黑梁，嘴唇和舌头颤抖了两下就僵停在那儿直喘粗气。

凤儿偷偷赶过去拧住云丽的耳朵，用一双半恼半嗔的眼睛在逼问她。

云丽挣脱凤儿的手，悄悄地说：“辣子加胡椒面。可能放多了！”

待凤儿再看山旺时，他已吃完了那碗面……

车停了，车后腾起一道尘土。原来是婆家石凹村到了。

伴娘搀扶着凤儿小心翼翼地走下车来，一阵鞭炮声过后，唢呐引着送亲的队伍开始步行进村。

山道的两边开满了鲜艳的油菜花，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有几朵花随风摇摆竟伸到了凤儿的脚下。她真想采一把。她从小到大就喜爱这油菜花，它黄得耀眼，香得人心醉。她十分满意这个季节出嫁，有油菜花在一路相伴。

山路越来越陡，山峰愈进愈高。突兀的岩石缝里长着枝桠弯曲的树木，披着绿装的峭壁在明媚阳光的照耀

下显得苍绿。黄河在脚下打了一个转儿又流向东去，混浊的河水在阳光的沐浴下更加金黄，波涛汹涌。

凤儿已走得累了。一双红皮鞋在卵石遍布的山道上，是那样的笨拙，脚丫儿磨得钻心疼。但她还得随着前方的唢呐时进时停，因为山民们在拦道讨喜封。

吹唢呐的人已经很疲倦了。尽管他们拼命地、大汗淋漓地吹，但随着陡峭的山道，气已衰弱，力不从心，连声调也变的呜呜咽咽，失去喜悦的气氛。

红日移过中天。天过晌午，凤儿才瞧见那挂着红花、贴着喜联的婆家大门。一大群人远远叫喊着、拥挤着向新娘奔来，脸上都流露出喜悦的神色。有两个小伙子手持东西已冲到新郎山旺跟前，不容分说，一把按倒，张开手里的东西将他的脸涂黑。

一位长着猴相的瘦男人手提一大串血红的鞭炮来到凤儿面前，盯着新娘傻瞧了半晌，才不紧不慢地从嘴角取下快吸完的烟头，点着鞭炮围着凤儿转三圈放起来。

火药味直呛得凤儿想咳嗽，但她硬忍了下来。

来到大门前，凤儿按娘所教的习俗站着不动等要“进门封”。早有一个托着瓷盘的执事，嘻嘻哈哈地将一个红纸裹着的喜封递给了凤儿。

进得门来，只见院子里摆满了喜筵，连通往洞房的路也被堵住了。一群孩子围着、扯着、追着凤儿要喜糖。一个看上去几天都没洗脸的大汉，手持酒瓶醉醺醺的差点将凤儿撞倒。

好不容易来到洞房门口，山旺踩遍洞房四角早在这里守候着准备同新娘“抢门”。一进一出，擦肩挤过后，凤儿这才进门来。只有六七岁大的小姑子端只洗脸盆进来讨“洗脸封”。

凤儿递给她一个红封后赶紧洗脸。好清凉的山泉水哟，脸上顿感精神一振，爽快极了。

按习俗盘起双腿坐在炕上后，凤儿这才静下心来端详她的洞房：泥墙上挂满一张又一张纸画，有喜得贵子的，有龙凤呈祥的，还有不少戏剧四屏画；镶着镜子的大衣柜上面堆满了新褥新被，刷了新漆的箱子上面两条红纸封条还未扯完，长条上写着“早生贵子”，断条上只有“偕老”两字；一对革子皮沙发陈列在红漆箱子的对面，火炕对面的写字台上方整整齐齐地贴着大红双喜图案，一左一右，两只喜鹊翩翩欲飞。

凤儿渴了。清早至今还没喝一口水哩，嗓子干得像冒烟，但左观右看就没一个熟人，连伴娘也去吃饭了。窗外传来总管的吆喝声：“望亲了！双方亲戚都往外走！”唢呐也响了起来。正在这时，山旺急匆匆进洞房来取东西，他还是羞，不敢朝凤儿看。凤儿苦笑一下，赶忙说：

“我想喝水。”

山旺迟疑了一下，慌忙点点头，腼腆地说：“俺这就去给你端水！”

不一会儿，山旺端来一碗清澈见底的红豆水，便匆

匆去望亲了。

凤儿静下来喝水。一口喝下去，感到十分甘甜，一准是山旺给碗里放了白糖，蜜一般的甜。那老实厚道的山旺对待妻子还真有心哩。凤儿想到她往后生活在这石凹村有人疼，心儿略有安慰。

唢呐响进门来，望亲的人回来了。按照习俗，望亲之后，娘家的亲戚才能进洞房同新娘话别。凤儿静耳等爹的声讯，在窗外那宴席上乱嘈嘈的划拳闹酒声中仔细地分辨着爹的声音。粗野的叫骂、无知的起哄，她一点也听不到，心里唯一在呼唤的是爹。

风比早上大了。被撕破红纸的窗户卷进一股混着酒味的尘土，弥漫得洞房顿时混沌起来。正在这时，爹和送亲的亲戚们拥进门来。凤儿兴奋地连忙上前抓住爹的手，久别重逢似的。

“爹，吃饱饭了吗？渴不渴，累不累？”

松柱老汉笑咪咪地安慰道：“蛮好。有人照应吃喝，别担心了。”

他仔细地、一件挨着一件看家具，手不时地摸着，敲着，连板缝也不放过。他心里清楚，这些东西将要陪伴女儿过一生，不能成花架子只作摆设。

凤儿知道爹的脾气和心思，他是不放心。他一准在望亲前又将婆家的一切察看了一遍，包括路呀、水呀的。他想得远。

果然，爹“审查”完洞房里的一切后，凑近凤儿说：

“下了门前的小坡，往东一拐有条溪，水很清，洗衣服再好不过了。”

媒婆一路叫嚷着进来了，又是那样的让人烦。

“该走啦，该走啦。凤儿她爹，我刚才从那人的手腕上看过表，四点钟了。六十多里路啊！该走啦……”

亲戚们围住凤儿问长问短，叮咛再三。爹在向随媒婆进来的山旺说着什么，看样子是在嘱咐。

凤儿舍不得亲人走，可分别的时刻却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她想哭，想依偎在亲人的怀里放声地哭。她一再抑制离别的痛楚，可汪汪眼泪还是从那双美丽的凤眼中溢出。

“孩子，”松柱老汉走过来，语重心长地说，“往后，爹娘不在你的身边了，你可要好生照顾好自己。保重啊！”

凤儿含泪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送出大门，送下山坡，当爹爬上拖拉机那一瞬间，凤儿失魂似的追过去，撕心裂肺地喊道：

“爹，您和娘来看我！看我啊！”

爹的大手在空中挥动了两下，就埋头蹲进车斗里。他怕凤儿看到他在流泪。

几缕浓烟升起，车走了，唯一留下的是凤儿和无限的思念在山风里……

天黑了，黑黝黝的山峰拥挤在凤儿洞房的周围，夜